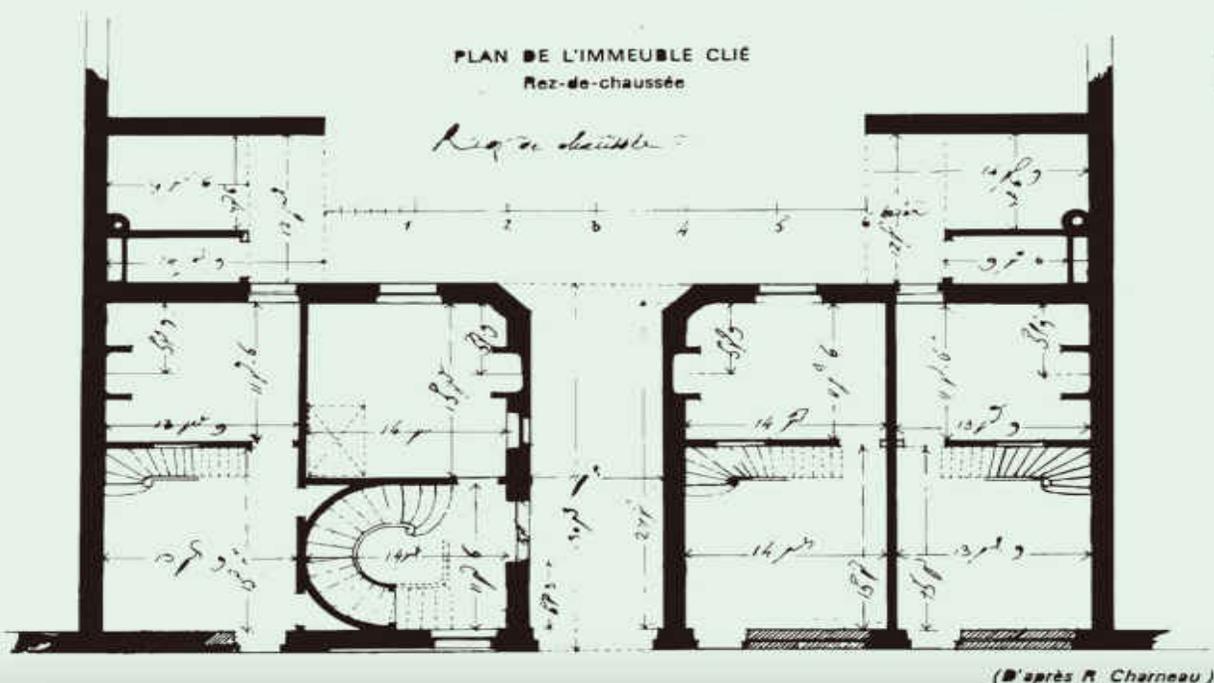


# La naissance de l'intime

# 的私密感 的诞生



近代早期巴黎的隐私与家庭生活

「法」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  
成沅一 周颜开

译 著

## 还原真实现场：人类私密感的诞生之所

隐私·文明·规训

### La Mort à Paris

“巴黎的死亡”调查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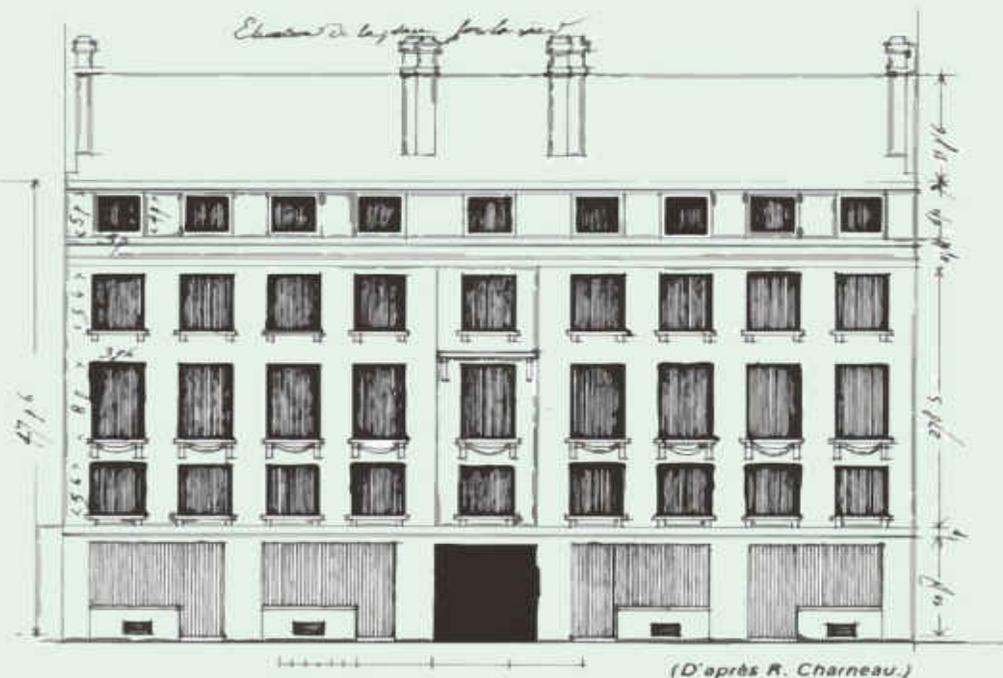
# 3000

份“死后清单”还原真实的历史现场

# 25000

幢建筑的档案发掘，重访18世纪巴黎家庭世界中的生活的神韵与温暖

高墙之后，保护的到底是什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密感的诞生：近代早期巴黎的隐私与家庭生活 / (法) 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著；成沅一，周颜开译.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7

ISBN 978-7-308-22523-6

I. ①私... II. ①安... ②成... ③周... III. ①家庭生活—历史—研究—法国—近代 IV. ①K56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62659号

La Naissance de l'intime

by Annick Pardail'né-Galabrun

©PUF/Humensis, and the French title of the book.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号

私密感的诞生：近代早期巴黎的隐私与家庭生活

（法）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 著 成沅一 周颜开 译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陈 欣

封面设计 云水文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23千

版印次 2022年7月第1版 202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22523-6

定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pbs.tmall.com>

# 目录

[封面](#)

[版权信息](#)

[序言](#)

[第一部分 方法：样本中的巴黎](#)

[第一章 样本：死后清单的可靠性](#)

[第二章 空间维度](#)

[第三章 社会维度](#)

[第四章 家庭维度](#)

[第二部分 巴黎的住宅：从垂直到水平](#)

[第五章 住宅样式](#)

[第六章 巴黎空间中所见的住房外部](#)

[第七章 住宅的状况](#)

[第三部分 家中的私密生活](#)

[第八章 家庭空间中的日常行动](#)

[第九章 家中的便利生活要素](#)

[第十章 室内装饰](#)

[第十一章 精神与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

[结论](#)

[参考文献](#)

## 序言

在我拿到这本书的那一刻，我是如此骄傲，感到如此幸运，我很荣幸能为这本书作序。这本书是努力与耐心、“尽力而为的热情”，以及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Annik Pardailhé-Galabrun）的天才的成果。本书涉及3000个巴黎家庭，我们可以感受到两个世纪前家庭的温暖。人们在仅仅几平方米的狭窄空间中亲密相处，在那里，他们痛苦、相爱、工作。每天早晨，在人们还没去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待在家中，正是在那里，面对死亡，在对最后的审判的焦虑的期待中，人们做出了终极思考。今天，借助公证员记录的琐事和基于内心的理解，我们仔细观察了3000个巴黎家庭，试图在熟悉的物件之外，追寻温柔的目光与轻抚；它是我们的研讨“巴黎的死亡”的第二部分。

巴黎索邦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的现代欧洲文明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a Civilisation de l'Europe Moderne）展开了一项调查，它向我们展现了17—18世纪巴黎壁炉的温暖（chaleur du foyer parisien）——米什莱（Michelet）喜欢说，“我愿将18世纪称为伟大的世纪”。此调查的综述基于如下材料：50份预备性的专著，以及一份由帕尔代赫—加拉布隆与我共同指导的博士论文。帕尔代赫—加拉布隆和学生们共同工作，他们会在每周二下午5—7点的研讨会上介绍研究成果。由于几个人的头脑通常超过一个人的，这一周二晚上的头脑风暴时间使我们所有人都获益匪浅。不能说是某人提出了某一观念，想法纯粹从碰撞、讨论与友谊中迸发出来。此研讨会上的几位最活跃的成员尤其愿意帮忙，帕尔代赫—加拉布隆对他们最为感激。马德琳·福伊西尔（Madeleine Foisil）擅长挖掘琐碎的错误行为背后隐藏的意图。她与我们的鉴定评估专家让—保罗·普瓦松（Jean-Paul Poisson）一样，值得被特别提及。福伊西尔、帕尔代赫—加拉布隆和我组成了如此紧密的团队，以至于我们在这个研究项目上并未分工。这一研究是一项集体工作，一张参与其中的51位学生的名单——其中许多人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为被认可的学者——在致谢中被打印出来。但这本书是一项个人成果，自从我1978年把任务交给她以来，帕尔代赫—加拉布隆始终为这艘船掌舵，并将其开进了港口，她也是本书的执笔者。她参与了项目构思的每个细节，领导并完成了构想出来的工程。总之，她既是主要建造

者，也是建筑设计师。

罗兰·穆尼埃（Roland Mousnier）常说，在过去四十年中，研讨会是大学生生活中收获最多的。怎么能不同意这一论断呢？

我再重复一遍，这本书是成功的，因为这位作者，不论她得到了怎样的帮助、信息、动力、建议，她是真正的作者。这要归功于她。在荣誉背后，帕尔代赫—加拉布隆承受了很多痛苦。因为这些资料的收集只能是一个团队完成的。当然，准备了材料的51位学生，是这本书的第二作者，他们并不是临时工。除去打印费、纸张费和印刷费，这项调查并没有别的什么花费。51位学生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在我们为他们勾勒出的原创论著的框架中构思，也表达了他们的个性。从1978年到1986年，这项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收获。他们学到了更多，产生了写作一本有用的著作的想法。51份作品，打印出来有10000多页，摘录了档案、清单、证词，其中的信息关涉3000个巴黎家庭，帕尔代赫—加拉布隆这才能把这么多材料总结呈现给大家。整理那么多的信息，做出结论，绝不是一个研究者能独立完成的。

许多人爱巴黎。一份关于这个城市的参考文献的篇幅将长达几本书。我们在“巴黎的死亡”（La Mort à Paris）的研讨中展现的大致观念在这里也成立：作为一个在1640年有40万居民，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有60万以上居民、2万~2.5万座住宅楼（maison）的城市，1640—1790年的巴黎处于平缓上升期。在这个时期之前和之后，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更快。伦敦在18世纪中叶超过了巴黎。但是，在前述一个半世纪期间，尽管巴黎人口只占法国总人口的2.5%，但它在人口、财富、资源、消费方面，都是世界上非常拔尖的城市。文学、艺术以及当时的旅行者们留下的描述全都见证了这个事实。巴黎的人均肉消费量是法国其他地区的4倍，它喝掉了法国的一部分咖啡、巧克力和茶，而且其出版物的数量至少与法国其他地区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在复杂的文化产物的发展中，巴黎所占的部分越来越多，巴黎在启蒙时代的法国与欧洲占据了主导地位。得益于其公证处，巴黎有体现当时状况的丰富材料。巴黎有众多的实验室和近代学者，也在同时“像疯了一般”有一个滞后的、变化缓慢而一致的社会平面，更接近过去而非预兆着未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关于近代大城市的过往经历的研究，那么显然，巴黎应该在其中。

我知道你马上会感到不耐烦。如果你着急的话，可以直接进入第二和第三个部分，那里向你展现了巴黎人的住房，它的布局从垂直到水平，从而让人腿脚更省力，生活更便捷；还会展现“家庭的亲密感”。

你将要在此读到的内容，不是基于单一目击者的证词，不限于这种常常被引用的资源——比如路易-塞巴斯蒂安·梅尔西埃（Louis-Sébastien Mercier）或者莱斯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estif de La Bretonne）。为我们的论证提供基础的材料是公证人记下的、符合古老传统的手写卡片。这或许相当旧式，但无论是缓存不够大的电脑，还是我们自己，都没能找到有效方法来使用它们，通过细致梳理在死后编纂的清单，一目了然地掌握3000个巴黎家庭的状况。在早先的关于死亡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反复试错确立了一些样本。这些信息的基石是2783份死后编纂的清单，其中来自18世纪的部分多于来自17世纪的，来自塞纳河右岸的多于来自左岸和西岱岛的（在左岸和西岱岛，122个公证人办公室中有110个记录得到了考察）。大量补充性文件也借助这些清单得到了考察。我会顺带提及罗兰·穆尼埃的研究中用到的婚约，以及“巴黎的死亡”研究中的10000份遗嘱。我们以街道（la rue）、街区（le quartier），以及社会-职业群体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还有住宅楼（maison）——皮埃尔-德尼·布德里奥特（Pierre-Denis Boudriot）细心地考察了这一方面。我们在法国国家档案中找到的那些令人惊叹的ZiJ系列所提供的住房状况使我们获益良多。一般的普通房屋在18世纪的前15年和最后50年之间的变化，比它在之前的两个世纪或之后一个世纪期间经历的要更多。到路易十五统治末期，需要29吨材料，包括土方工程的话是41吨，才能为一个巴黎人建起符合新标准和预期的高质量房屋。那意味着每个房间都要有一个壁炉；如果木柴量相同，这些壁炉会为房间提供4倍于加热技术进步之前那些宽大、笔直、有裂口的壁炉所提供的热量。这是18世纪取得的小小进步之一。这是一个私密（l'intimité）的世纪，一个幸福生活（bien-être）——英国人称之为舒适（confort）——的世纪，人们的行动更明智了，因此更省力了。我怀疑是否有哪怕一个为这种生活提供物质背景的房间逃过了帕尔代赫-加拉布隆以及那些得到了她良好指导的学生们的注意。

我们的样本能受到什么批评呢？为了让你们能评判它的可靠性，我们将（笔记）卡片放在了桌上，在此将其详尽展示。10%~15%的死者留下了死后清单。巴黎公证人（notariat parisien）的工作与《巴黎习惯法》（Coutume de Paris）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样本的地理分布得以大致描摹人与居所的实际分布。我们考察了十分之一的住宅，1640—1790年的150年间，250万人在60万个家庭中生活并死去。1640年的巴黎大概有10万个家庭，大革命前夕大概有15万个家庭。150年间，勒撒日（Le Sage）那著名的“跛脚魔鬼”（diable boiteux）<sup>(1)</sup>掀起了屋顶，方便我们在每200个家庭当中窥视一个。今天，我们的国家民意普

查在为晚间新闻提供选举结果时，使用的信息比这还要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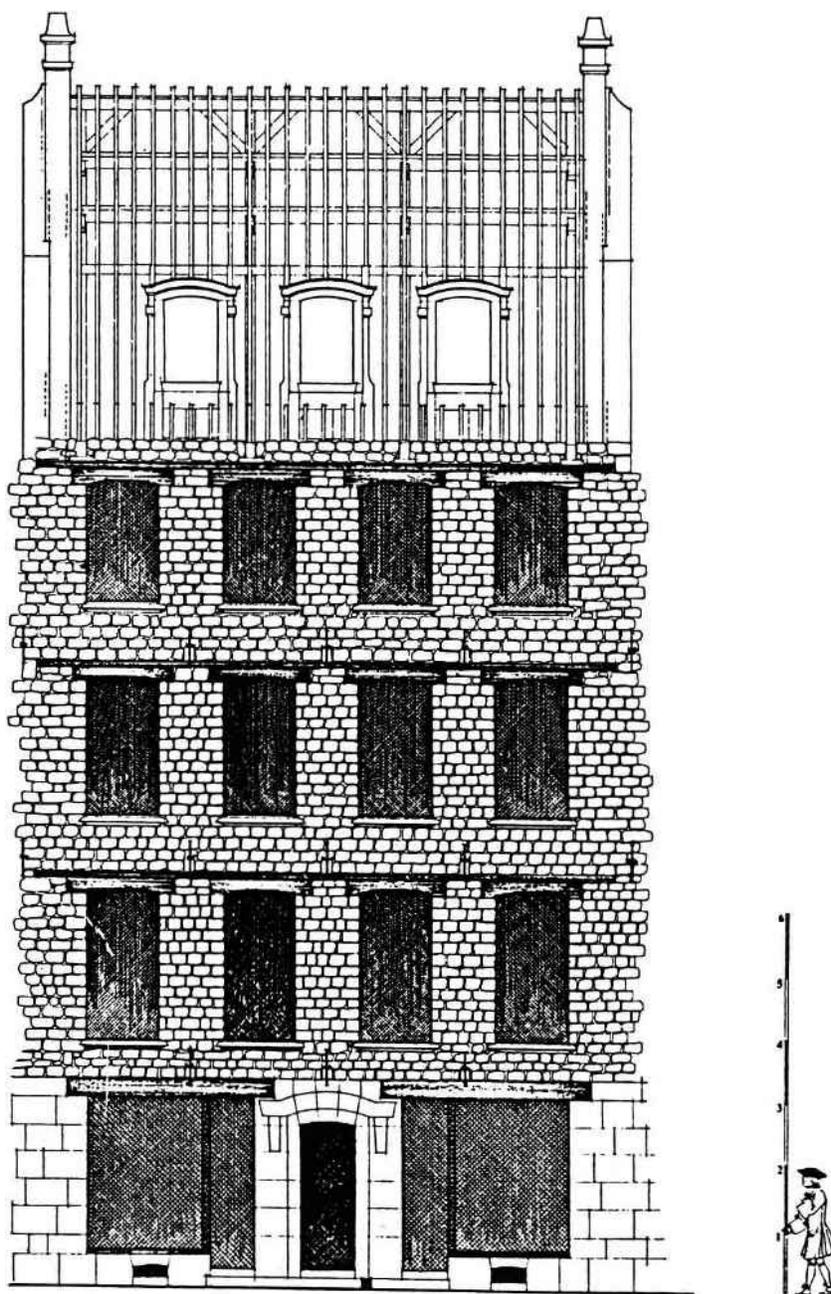


图1 皮埃尔-德尼·布德里奥特（Pierre-Denis Boudriot）的《路易十五时期的巴黎出租建筑》（*La construction locative parisienne sous Louis XV*）中的路易十五时代出租楼临街面

当然，我能想象你的回答：我们的样本不是巴黎民众的真实写照。死后清单本身就带有偏见，偏见的程度稍微高于“巴黎的死亡”中的那些遗嘱。罗兰·穆尼埃，这位蛊惑人心的政客，声称公证人文件昂贵得反常。这种昂贵已经被科林斯·克拉克-法瓦斯蒂埃法（*la loi Colins Clark-*

Fourastié) 解释了。在一个服务与今天的精密家用品有着同等尊严的社会里，公证处文书的潦草字迹一天内要花费的前额上的汗水，相当于一个用肩扛了一天水桶的散工。是的，清单是只选出了一部分人，但它虽然缩小了金字塔的底座，并稍微改变了其比例，却并未扰乱其基本形式。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职业、拥有各种程度的财富的个体都得到了展示，但他们发出的微弱的共同声音或许不能再现总人口中各个群体的确切比例。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试图估算大革命前夕2.5万座巴黎住宅楼中所有物品的总数——其中一半来自18世纪，另一半来自之前的250年，也就是17世纪、16世纪和15世纪后半叶——我们就不得不平衡一下，换句话说，减少一下数字。

在这种程度的精确性上，我们唯一的期望就是使你们在想象中进入其中一些住处时，能看到和触摸到一些东西，无论这是一座有31个房间的宅邸(hôtel)，其拥有者是某某侯爵的遗孀，还是一件有家具的房间，其中居住着一位散工和他的妻子，他们竭力用朴素的纱门在他们穷人的“宫殿”里勾勒出隐私的轮廓。在考察这些堆积如山的生活的真实切片时，我们必须牢记，从相应的比例上来说，我们的社会金字塔实际上把更多的人放在了上方，而把更少的人放在了本应有更多的人的底部。我们去的是游客、没有住处的人、痛苦的移民、未被同化的人、流浪汉。毕竟，从阿莱特·法热尔(Arlette Farge)到克里斯蒂安·罗蒙(Christian Romon)，更不用提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的出色作品(他选择了最无特权的三分之一)，这一边缘群体获得了如此之多的关注，以至于带来了让人忘记人口中的其余部分的风险。在凡尔赛的宫廷社会与救济院(Hôpital Général)的领抚恤金者之间，我们相信，被立宪会议无耻地称为积极公民(citoyen actifs，即工作有收入的公民)的那些人也应该在历史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这些人有一半以上生养于巴黎。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否还令人惊奇呢：我们真正的巴黎人更像是乡野村民，他们爱他们的街道、他们的街区、他们教区的教堂，他们对邻居们的日常生活非常好奇，他们从事着父亲们从事过的工作。18世纪的巴黎不是开膛手杰克的危险城市。这个巴黎被包税人城墙(Fermiers généraux)围绕，其中没有公共汽车或地铁，对于旅行者来说是广阔无边的，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但它也是小小的街区的集合，每个街区都是邻居们仍然真正互相认识的温暖的生活中心。

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大量证据。我在此引用一个例子。18世纪初的巴黎已经拥有了几乎一千条街道，但直到1728年，它们才获得了官方名称，街角的房主们才被要求将写着名字的锡制匾额安装起来，随后，它

们逐渐被刻制的石匾取代了。至于私人发起者到处放置的街道编号，则直到1805年2月4日才被王家法令（le décret impérial）标准化。当然，那里有商店标志。如果德拉马尔（Delamare）的描述是准确的话，17世纪末，平均每7或8座房子里就有一座有商店标志。巴黎是一个还没有被标记、界定和编号的空间。它是一个名称的空间，就像于勒普瓦（Hurepoix）或布里（Brie）的任何一个乡下小村庄一样，但它也是一个在记忆中被绘制了地图的空间，因此是可以被叙述的空间。要在巴黎找到该走的路，有眼睛是不够的，掌握语言也很有用。要确保我们解读文书的标记时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常常需要求助于好邻居或坏邻居的证词。简而言之，那时候的人们在巴黎寻找该走的路，就像现今在东京那样要问路。“巴黎人最爱嚼舌头。”（il n’y a de bon bec que de Paris）这种空间出于至关重要的必要性，是一个亲密的快乐交际的空间。它怎能是其他样子呢？单身汉挣得其饭食，而且除了酒、盐和一些木柴，没有人保有任何储备的生活用品。结果，每个人每天都要跑到商人那里好多次，去买一点这个或一杯那个。各人都有各人的负担，富人和穷人都生活在一团团小债务之中。一个启蒙时代的巴黎人的记忆也是一部充斥着大量小账目的未写出的书。

帕尔代赫—加拉布隆与她的文书——过去和今天的文书，将会带你们观赏整个社会等级体系。因此，或许你曾经怀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这座城市位处国家的核心，并因此也是司法和金融的核心；它提供了所有类型的服务。但我们的公证人没有怎么谈论照看着孤独旅客们的客房的打扫女佣。我们的原始资料考察了日光下的世界，而几乎没有看到夜晚降临后世界的另一面——我们所谓“第三级的”（tertiaire）领域。你会意识到这座城市也是由吃饭、俏皮话、称不上舒适生活的惬意，以及阅读和祈祷构成的。

在这里活得舒坦是不容易的。我们意识到了生活有多么昂贵。生活对于未能有幸成为仆人的人们来说耗资巨大。关于下面这个主题，雅克朗·萨巴蒂尔（Jacqueline Sabattier）差不多已经说了所有能说的话：在标志着这个世纪结束的“大麻烦”前夕，被自己所在的大家庭赶出来的年轻男子，穿梭于仆人这个气势汹汹的势利小人行列。

实际上，巴黎的每样事物都贵。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债主。很少有人能精确地考察这个债务与资产的网络。信件是富人的——其他人依靠便条和言语勉强糊弄。言语方式画出了值得尊敬的人与不可信任的人之间的界线。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私密感的诞生》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737.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